

纳西族文化丛书



千古奇人生命的最后旅程

徐霞客与丽江

夫巴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徐霞客墓及塑像 ◆吴楚和 摄



▼徐霞客故居 ◆吴楚和 摄



▲身首分离的邱塘关石狮 ◆夫巴 摄

▼迁建于玉泉公园的解脱林寺法云阁 ◆夫巴 摄





▲ 漾西木家院古松 ◆ 夫巴 摄

▼ 玉龙雪山 ◆ 夫巴 摄





◆新建的木府 ◆杨福泉 摄



◆杨福泉 摄
关坡峡口的古桥



◆东元岗下的三生桥
◆夫巴 摄

总序

丽江是个美丽神奇的地方，金沙江边红崖上不时隐现出五彩斑斓的花马，古称为“花马国”。神话中又是洁净乐土，称为“玉龙第三国”。当地妇女双手托起一个家园，故又形象地称为“天边女儿国”。美国地理学家洛克试图揭开“古纳西王国”的奥秘，为此在丽江盘桓 27 年，晚年他动情地呼喊“我宁愿死在玉龙雪山上，而不愿死在病床上。”俄国人顾彼得也向世人细说这个“被人遗忘的王国”。

来自中原的汉族学者李霖灿，27 岁时对丽江“一见钟情”，50 年来的心声是：“我爱这里的一切，不但时时思念，他日化去，我的精灵魂魄亦必定会萦回栖息于斯！”

是什么赋予丽江这么大的魅力？是什么让中外旅人魂牵梦绕于斯？

是那有“世界文化遗产”盛誉的文明古邦！是那纳西族数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有个美国哲人在《世界文明史》中说：“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纳西族艰辛的物质

再生产，内向凝聚力的爱国主义，“天人合一”的包容传统，对知识和艺术的孜孜追求等四个文明要素，构建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而独具特色的文化，她与区域内各民族多元文化共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目标一致性，有机结合，相互辉映。

本套丛书从多方面展现纳西文化瑰宝、魅力、精髓，力求学术通俗化，知识有可读性，让读者在轻松阅览中领略谜一般的文化意蕴。

编者、作者均系学有素养的纳西文化人，厚积而薄发，可圈可点！愿天下“丽江迷”“纳西迷”共同欣赏，共享喜悦！

郭大烈

1999年2月

自序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记载中，有关丽江及其纳西族的史料并不多见，虽然在晋代的《华阳国志》和唐代的《蛮书》中已有所涉及，但也仅是蛛丝马迹。

元朝的李京是历史上第一个亲自到达丽江，并在其《云南志略》中专章记述纳西族的史家，但他的记述过于简略，全文仅 200 余字。

相比之下，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是到此为止勘察并如实记录丽江见闻最多亦最重要的人物，在长达数千字的“游记”中，他不仅记下了丽江的山川地理、气候物产，还记下了纳西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医药科技、民风民俗等等，真是洋洋大观，前无古人，从而使《徐霞客游记》成为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著作。

遗憾的是，徐霞客的游记写成于明王朝行将灭亡之际，他自己亦在改朝换代的动荡中过早去世。所以，直到作者去世 130 多年后才有残缺不全的刻本问世。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徐霞客游记》是根据

明代手抄本和清代刻本等整理而成的。由于这些原因，国内学者对“徐学”的研究直到本世纪 80 年代初尚未形成气候，而像“徐霞客与丽江”这样一些具体、单一的课题更少有人问津，以至报刊杂志中常有似是而非的评介文章，以讹传讹，遗害不小。

因为不想人曰亦曰，而想对一代伟人的丽江之旅有一个较接近事实的了解，从中发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于是利用业余时间，以《徐霞客游记》为依据，寻觅搜索，写成今天这本小书，其中有对前人资料的归纳和介绍，也有自己的研究与发现，这对于一个行伍出身的业余学者来说，也许只是一次尝试，其中难免有错漏、偏颇与不周全之处，诚望得到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如果这本书能引起更多人的兴趣，有更多人去寻找徐霞客的足迹，我将感到欣慰。

作者

1999 年 2 月于昆明大树营

目 录

总序	郭大烈
自序	3
千古奇人生命的最后旅程	1
引 言	1
一个小插曲	4
丽江行之前奏	7
跨进丽江门坎	9
初识丽江城	13
山中七日	18
依依惜别情	34
遗憾与幸运	46
危难见真情	47
涂霞客笔下的丽江风物	52
关 哨	52
气候与物产	57
道路与桥梁	61

乡村与城镇	63
礼 仪	66
饮食习俗	70
工艺与器具	73
水利与农耕	76
经济与政治	80
躲避瘟疫	83
教育与文化	84
寻找涂霞客的足迹	87
误会木家桥	88
邱塘关寻古	89
面对松柏	92
从三生桥到丽江城	94
寂寞清溪水	97

千古奇人生命的最后旅程

引 言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生于 1586 年（明万历十四年），卒于 1641 年（明崇祯十四年）。是我国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

1639 年（崇祯十二年）正月间，徐霞客从大理宾川鸡足山出发，经鹤庆北上，于正月二十五日踏上丽江之地，到二月十一日拜别木府通事，离开丽江，赴鹤庆、剑川，总共在丽江游历 15 天，留下了千古佳话，也留下些许遗憾。

徐霞客的丽江之行，是丽江自唐宋以来的一次与中原文化的深层次交流。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一个内地文人像徐霞客那样，如此长时间深入考察丽江，并为后世留下如此详细而精彩的游记史料。徐霞客与木增基于共同的志趣，在明末乱世之秋建立起真挚感人的友谊，使丽江及纳西人的名字镌刻在一代伟人的墓志铭中，成为永垂青史的荣耀，为后

世丽江人留下一笔可观的精神财富。

徐霞客家族的根并不在江阴。在他的家族中，有一个叫徐镗的祖先曾做过宋朝开封府尹，北宋末年随宋王朝南迁到江南，从此“子孙俱誓不仕元”。到了明朝，他的曾祖和祖父又做过明朝官吏，祖父分家时，有田 12 000 多亩，是当时江阴的大户人家。

或许是祖上做官做腻味了，也可能是深受老子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徐霞客的父亲徐勉变成一个性情古怪的人，一生不愿做官，多少亲朋好友劝说都无济于事，沉醉于治圃之乐，不喜欢与官场人物交往。

一方面是重视名节操守的家风熏陶，另一方面是受父母淡泊功名的影响，使少年徐霞客成为个性独立、思想自由的人。加之当时的江阴是国内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商业和手工业非常发达，开明的思想与先进的生产力结伴而生，使明朝时期出现的重试验、重考察的科学精神得以在江阴流行，以李时珍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重现实、明是非、经世致用”的主张深深影响了徐霞客，他“自幼特好奇书，侈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覆经书下潜玩，神栩栩动”。徐霞客在读经书的时候，常常在书下面藏着他感兴趣的“奇书”偷偷阅读。于是，在他 17 岁应童子试时，品尝了失败的滋味而不以为耻辱，反而更加坚定了“问奇山水”的志向，干脆就断了仕途发展

的念头，决心亲自踏勘名山大川，考证前人对山川河流的记载。他已经发现，“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以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从 22 岁时出游，到 56 岁去世，在 30 多年时间里，游遍大江南北，考察三山五岳，纠正了《禹贡》中关于“岷山导江”之说，提出金沙江才是长江源头的科学观点；他还第一次考察记录溶岩地貌，第一次考察火山遗迹，为后来的喀斯特地貌研究和火山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他留传后世的《徐霞客游记》，被后来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称为：“一个生活在 17 世纪的人，写出了一部具有 20 世纪考察记录的东西，一个没进过现代大学的人，他的惊人能力，使他提出了一套现代地学专门术语系统。”

徐霞客是个自然之子，他说过“此身乃山川之身也”。同时，他又是一位孝子，他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 1607 年）22 岁时出游，断断续续地游过大江南北的一些地方，但一直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每次出游都精心安排，不耽搁，按时回来服侍老母。而他的老母王太夫人是个通情达理，又有远见卓识的女性，她不愿以自己之身耽误儿子的行程。她说：“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即语称游必有方，不过稽远近、计岁月、往返如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于是，亲自为儿

子制远行冠，鼓励他远行。甚至在她 70 岁的时候，还曾陪着儿子游过荆溪和勾曲等地。

后来，老母 80 岁故世，徐霞客精心操办后事，尽了人子之责。他说：“昔人以母在，此身不可许人也，今不可许之山水乎？”于是，到父母墓前磕头道别，不计程、亦不计年，与家人执手一别，“即大笑出门。”——这是 1636 年的事。

此一行，他“发仞两浙、九江、三楚，至湘江遇盗……泛洞庭跻衡岳，穷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之灵奥……又南过大渡河，至黎、雅、瓦屋，晒经诸山，复寻金沙江，极于牦牛徼外，由金沙而南泛澜沧……滇南之观亦几尽”。——这就是徐霞客的西南行，也是他一生游程最长、历时最久的一次旅行，而且是他一生最后的壮游。回到江阴后不久，他便辞别人世，终年 56 岁。可以说，西南之行是他 35 年游程中最壮丽的一章，最辉煌的句号。

一个小插曲

徐霞客本是高人韵士，与当时名噪一时的江南名士陈继儒（眉公），黄道周（石斋），董其昌（玄宰）等人交谊很深。据说徐霞客是 39 岁时经福建人王琦海介绍而认识陈继儒的，陈年长徐霞客 29 岁，“徐霞客”这一别号就是陈继儒替他取的，有“眉庭

霞起，读书好客”之意。陈继儒还曾经为徐霞客之母写过传记。也就在这篇传记里，我们知道徐霞客当时的模样：“墨颧云齿，长六尺，望之如枯道人，有寝处山泽间仪，而实内腴，多胆骨。与之谈，磊落嵯峨，皆奇游险绝事。”徐霞客西南行之前，曾写信给陈继儒，请他向丽江木土司作介绍，陈满足了徐霞客的要求，写了一封介绍信，一柄诗扇，一篇为木增写的序文，并告诉他，木增与徐霞客相见之时，“度必把臂恨晚，如涵盖水乳之合矣。”

当时有南京迎福寺和尚静闻，用20年时间刺血写成《法华经》，发愿要把它供之于鸡足山，于是与徐霞客同行，加上一名叫顾行的仆人，开始了漫长而遥远的西南行。

不幸的是，当他们到达湘江时，遇上强盗抢劫，徐霞客跳水逃命。当时正是农历二月的严寒时节，他甚至来不及穿好衣服，虽保住了性命，但也饱受了寒冷饥饿的磨难。静闻是个虔诚的僧人，他当时冒死求情，保住了经书和性命，但仍被强盗捅了两刀。当第二天他们重逢的时候，银两、书籍都被劫一空，余下的因为强盗放火烧船，也毁于一旦。在徐霞客被劫行李中，有一套很珍贵的《南程续记》手抄本，是由张姓族人收藏了200余年的珍本（当时刚被徐霞客借来，便遭此大劫），还有陈继儒为丽江木增写的序文，以及给鸡足山僧人弘

辨、安仁的介绍信皆被焚，他感到非常可惜。但与死去的人相比，又感到不幸中的万幸。

湘江遇盗后，徐霞客陷于非常困窘的地步。有人说他大难不死，不如趁早止行，返回老家。而徐霞客说：“吾荷一锄来，何处不可埋吾骨耶。”大约是他学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他命仆人随时背着一把铁锹，准备死在哪里便埋在哪里，大有不达目的，誓不回头的决心。

到了广西，已是暑热天气，静闻与顾行都染了重病，徐霞客一边照顾病人，一边忙于考察，行进迟缓。终于，到了南宁崇善寺，静闻病逝。死前，他要求徐霞客一定把经书供在鸡足山，把骨灰埋在鸡足山。

徐霞客费尽周折，从崇善寺那几个“恶僧”手中要回经书，焚化了静闻的尸骨，（其他一部分遗物被扣下未还。）便与仆人顾行一道，从广西经贵州到达云南，于1638年12月到达鸡足山，埋葬了静闻的遗骨，了却了亡友的遗愿。至今，静闻灵骨塔尚在鸡足山。我们从徐霞客挽静闻的诗中，可窥见他的沉痛之情。

同向西南浪泊间，忍看仙侣堕飞鸢。
不毛尚与名山隔，裹革难随故国旋。
黄菊泪分千里道，白茅魂断五花烟。
别君已许携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鹃。

（哭静闻禅侣之四）